心之所安

理察新語 童心

思念到極點，往往會孕育出全新的覺悟與韌性。從個人記憶的細微波瀾，到歌聲與書頁裏與萬千異鄉人的情感共振，「想家」這份深沉的情感，最終在時間的洗滌與生活的淬煉下，凝成不可撼動的精神定力。

過去的很多年，我常以為「家」是一個地圖上遙不可及的地理坐標，是一個需要跨越千山萬水才能返回的實體空間；然而，當我們真正獨自置身於風浪之中，才會豁然開朗——原來真正的歸宿，早已化作我們內心深處最堅固的定海神針。

身處異鄉這個步律緊繃的都市叢林，面對日益繁重的公務、紛至沓來的責任與高壓的競爭，我們難免會在某個孤立無援的深夜疲憊落寞。但幸運的是，對故土與親人深沉的牽掛，從來不是拖垮雙腳的負擔與枷鎖，而是深埋於泥土中蓄勢待發的堅韌能量。每當焦慮與迷惘如潮水般襲來，只要閉上雙眼，想起家鄉夏日清晨那抹乾爽的空氣，想起家門口那一面靜靜等候的落地鏡，心中那座搖搖欲墜的城池，便能在瞬息間重新獲得平靜與強大的勇氣。這份來自根底的溫熱，總能在無聲中撫平一切浮躁，讓我們在滾滾紅塵裏重新站穩腳跟，從容應對歲月的洗禮與挑戰。

「心之所安，即是歸途。」對於每一位遠行在外、獨自拚搏的青年而言，對故土最好的懷念，絕不是沉溺於感傷的哀嘆與停滯，而是帶着家的底氣，坦然且勇敢地迎向每一個明天的風浪。無論我們腳下踏着哪一片陌生的土地，只要內心那盞由愛與信念點亮的燈火依然熾熱地亮着，我們就從未真正流離失所。在異鄉土地上深扎自己雙腳的我們昂首前行，這便是給遠方故土與親人，最深情而驕傲的答卷。

格林姐妹倫敦觀劇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我和金英姐於深秋從香港機場出發，飛倫敦出席少兒戲劇活動，首站受邀到倫敦吉爾·林恩劇院（Gillian Lynne Theatre）觀賞充滿魔幻魅力的舞台劇《龍貓》（My Neighbour Totoro），這晚全院滿座。我們侄女是龍貓迷，此劇她已看了7次，還會哼主題曲。

此話劇改編自宮崎駿經典動畫，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和音樂家久石讓執行製作傾力打造。當晚倫敦劇院區車水馬龍，即使颶颱風下大雨觀眾仍絡繹不絕，可見劇場魅力沒法擋。

我倆得任溶容賜外號格林姐妹，自小喜歡看童話。這晚看《龍貓》劇中兩姐妹小月和小梅，她們一起搬進鄉間那幢神秘的新家，一起探索，也一起闖進一個由精靈與神奇生物構成的奇妙世界，一起驚喜和感動。我和姐姐都不禁想起我們童年回鄉的奇遇，在鄉間的祖屋發現爸爸的童年木箱和故事書，如獲至寶呢；坐河邊遙望滿天閃耀的星星，連成飛馬，像邀我們飛向遠方……「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。」我感覺到兒童文學，就是有利萬事萬物的清水，讓小讀者心中注滿真善美愛。我深深感悟少兒文學，確確實實可以讓孩子心靈和世界變得更美好。

童年的奇遇，是否像小月和小梅她們疑幻似真地發了一場夢？還是她們真的結識了那可愛的龍貓、古老森林守護者？在舞台劇中乘坐超巨大的「貓巴士」那畫面太震撼了，看此劇時大人自然想起美好的童年及鄉村純樸人情味，而小朋友一定被那些大大小小的龍貓及各種動物偶所吸引，其中大龍貓和貓巴士大木偶一出場就令人驚喜、震撼！龐然巨物還泛着彩光，似神靈般令人敬畏呢。還有活潑的小龍貓和會演戲的雞群，真可愛得令人想親親抱擁。

此劇英文名有「鄰居」之字詞，焦點正是鄰舍守望相助之精神。人與人，龍貓與人，自然界與人之間都要互相體諒共生，即使有誤解，像小月和妹妹小梅之間也有誤解呢。但因為愛，因為家人互愛，跟病榻中的媽媽有愛的聯繫了，大家憶記起好多家的溫暖，誤會就可化解，相信終能一家大團圓。結局全院飄來溫馨的歌，觀眾都深受感動站起來，掌聲不斷，所以此劇是值得我侄女——愛文藝的少女觀看7次。



●舞台劇《龍貓》演出現場。作者供圖

快碼易學易用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朱邦復有「中文電腦之父」的美譽，他發明的「倉頡輸入法」有開創之功。不過這輸入法將漢字不同部件用英文字母代替時似「亂點鴛鴦譜」。如AB分別「映射」（map，數學術語）到「日月」去。換言之，中文電腦用家敲打「A」鍵，「倉頡」會定義到「日」和形似的「曰」等等。CDEFG分別「映射」去「金木水火土」，用家只能死記。漢字的「口」最似英文字母「O」，「倉頡」卻以「O」表「人」，反而以英文「R」表中文「口」。故此「倉頡」及其簡化版「速成」（又稱「簡易」）都是難學難用。今時香港教育當局延聘的專家否決讓小學生學這「老古董」輸入法倒是可以理解。

梁立人發明的「快碼輸入法」號稱「快過倉頡，易過簡易」，這是實話。「快碼」以「O」形似「口」，按「O」鍵還順帶包括「口凹凸」等部件供用家挑選。每個漢字敲兩至三次鍵盤就「成形」。「B」似常見的「左耳」和「右耳」偏旁，「T」似「木」，「東」又似「木」。「耳東陳」的「陳」直接先後敲鍵盤的「BT」就可導出。「耶」字打「BB」，「郗」和「郤」都打「XB」。小學生不必先會讀音就可以輕易拆字，甚至不必認清全部筆畫。

立人兄的數理成績不會好到哪裏去，英語也不靈光。他一生成就的事業得力於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認知和熱愛。朱邦復學農科，數理成績諒來不壞，難免受理科生的思維局限。「倉頡」是「一對一映射」(One-to-one Mapping) 為主，亦有「一對多映射」，每個漢字只得一種輸入碼，拆碼的思路一錯，就無法輸入。用家每每因為一個字沒拆對，就立馬給「卡」得死死的。「快碼」則是「多對多映射」(Many-to-many Mapping)，大量常用字都有多過一個輸入碼，常有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之便。聾啞人或漢語發音不良的用家都可以無障礙地使用。我們也不能說梁立人就比朱邦復聰明得多，只是後來者佔了踏着先行者足跡的便宜，可以參照和改良。

「中文打字」和「用中文電腦寫作」是兩碼子事。前者常是打字員輸入他人的手寫稿；後者則要切合作家的剛需。筆者用廣府話方言思考，平日於各種拼音符號是碰都不碰，用「快碼」寫作就不影響文思了。

他鄉港聲 梁家僖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京港洽談會數智圓桌對話

11月4日，第29屆北京·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數智經濟專題活動在北京開場，我以港方嘉賓身份坐進圓桌。主持對話的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會長黃錦麟先給了個細節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裏，AI（人工智能）反覆出現，頻次居首。我多年一直在京港文創科創產業努力，日子久了，看產業先看見接口。那天我帶去的不是宏圖，是兩地跑出來的體感。

共識來得很快：北京有技術、內容、政策，香港有渠道、場景、國際網絡，互補而不替代，香港是驗證場而非終點。園區一側，香港數碼港大灣區及內地事務總監蘇婕談常態通道與全球接單；高校一側，香港都會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的葉建剛博士說，第一站可以是與高校以及數碼港等的機構開展合作。企業一側，用友香港軟件有限公司總經理劉美祥講在香港驗證再回北京的回路，雲圖知行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CEO張凡認為香港是重要樞紐，北京中數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韓涵主張把北京AI能力打包出海。

我認為兩邊不是不認識，是紀錄對不上，是標準對不上，是接口對不上。斷在軟處，不在硬處。我在專欄裏反覆寫錢學森的系統工程及現代科學技術體系，正是這個分層：科學認識世界，技術改變世界，產業把技術放進秩序。京港缺的是中間那層把技術譯成規則、把規則譯成場景的功夫。協同的起點不是再建平台，是把已有基建接上規則；香港是「超級聯繫人」和「超級增值人」，但我更願意叫它「超級變壓器」，把內地項目譯成海外聽得懂的語言。

第二輪談赴港落地，我先做了一次概念清算。很多企業嘴上說「出海」，其實是做外貿拿訂單；真正的出海，是人連企業一起過去。10月底我陪幾家內地企業客戶跑了一趟香港，用AI把市場情報、本地化營銷、合規風控、渠道運營、文化研究五件事系統化。結論很直接：門檻不在技術，也不在AI應用，而在信任。

去年跑了十幾場AI論壇，越聽越不安：所有人只問AI怎麼更強，沒人問我們到底需要一個怎樣的AI。我於是斗膽提出「人文智能」第二塊拼圖。第一塊是用AI賦能人文，修古籍、釋甲骨文、做文創、幫非遺出海。第二塊是用人文賦能AI：技術有了，方向誰給，邊界誰定，人味誰來寫進標準？這一塊還空着，也正是AI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落到京港之間，第二塊拼圖就剩一句大白話：內地AI進香港、再出海，真正的門檻不是算力和模型，是「你懂不懂我」。技術再先進，也突破不了人的倫理底線；AI學得到技能，學不到中華兒女聽見「家國」二字時心裏那股複雜又溫暖的感受。信任與場景，是人文給技術裝上的價值羅盤，前者讓技術知道邊界，後者讓技術知道為誰。

再往下挖一層，根在我提出的中華道家AI共生框架。AI是陽，剛健迅捷，長於計算執行；人文是陰，包容溫暖，長於方向、審美與共情。孤陽不生，獨陰不長，陰陽和合方能生生不息。底層只有一句：AI可以替人做幾乎所有事，卻永遠不能替人活着。香港有機會立一個帶中華傳統文化「人味」的標準。規則、認證、結算，香港從來不缺，缺的是有人把「人味」也寫進標準裏。「超級變壓器」的「電壓」就在這裏：把內地文化經合規與國際化，驗證成世界接得住的產品。

第三輪說產業鏈，我給的仍是「文旅系統工程」裏那條落地的線：數字內容、文旅場景、跨境發行三者咬合，先選一個垂直場景在香港跑通，再複製海外。AI在這類開放複雜系統裏能當五個角色：翻譯官、會計師、導遊、檔案員、研究員。AI是火，文創是礦石，煉出來的金子屬於誰，取決於你是掌火的人，還是被火煉的人。港方該輸出的，是審美與判斷那點雜質，AI煉不出來，反倒金貴。

給兩地青年建議三個敢：人人求快時敢慢下來磨手藝，人人求新時敢守住方向與人文底線，人人求出圈時敢做翻譯官。左手代碼，右手典籍。敢慢敢守是陰，是定力；敢譯是陽，是通達。先有陰的定，才有陽的通，陰陽和合落在人身上。



●京港數智經濟圓桌對話。 作者供圖

開平殮葬風俗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中國人說：「一處鄉村一處例」，的確每一條村都有自己的習俗、習慣和各項儀式的選擇。中國地大物博鄉莊無數，辦事的話就必須問清問楚，以能得心應手人和時順。最近我帶着97歲壽終的親人骨灰回家鄉開平安葬，見識到鄉村俗例的情誼。

開平到處碉樓城堡，不少古老石屋仍保留原貌，家鄉赤坎部分地方便劃為古鎮，成為著名的旅遊區，有不少電影在此選址。

鄉例規定每年只能在農曆二月和十月才能辦理下葬，加上「骨灰不入屋」的習例，政府有關部門就在村內較安靜的地方建一房舍，專門用以放置下葬前的骨灰，讓後人有拜祭的地方，並設專人打理。經定下最佳吉時，那天我們一行人在早上五時經已齊集，先人骨灰放入一個陶瓷大龕，男的雕龍、女的雕鳳，仔細封好後放在竹籮裏，由兩位辦事人挑上山，他們只能一直走，不能停不能回頭。

以前會有各種的殮葬儀式，發展下來今已一切從簡。村內的山頭都是供鄉民使用，一個家族一個山頭，大家可自由掘地安葬骨灰，但不能砍伐任何一棵植物。四位辦事人也都是鄉親，據說現在已沒有年輕人願入行。整個程序他們都十分認真，如以樹枝直立以定泥土是否結實，用指南針定方位，準良辰吉時入土……泥巴未乾的新墳滿插大紅的祝福語，只見墳背靠小山丘正中一高樹，面對山下遠景一片青葱，此時剛好旭日初升，晨曦灑下溫暖與祥和，我當時的感覺是一切都如此圓滿，先人定必蒙福。

中午祖屋門前空地已架起紅色的帳篷，放置了十多圍枱席，辦餐飲到會的鄉民忙於煮食，平時各有各忙的鄉親都齊來支持，他們視大齡壽終為喜事，這宴席也為多謝他們在此事和一直以來的幫忙，也是先人對鄉親們最後的致意。

我們原本帶着沉重心情送先人回鄉，意想不到親人鄉俗的安排是如斯細心體貼又充滿人情，當下釋懷。

開不開口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如果評比社交媒體上的公共話題之王，「高鐵系列」恐當仁不讓。每列飛馳的列車，都像個微縮社會，盡顯物種多樣性。小狸最新看到的有趣爭論，來自「該不該隨便提出換座」。有人認為「有些事情，其實就不該開口」，但也有人馬上回懟「當然要開口，拒絕沒成本，開口就有機會」。

前者是「邊界守護者」，後者是「機會主義者」，那麼，誰更有理些？

我們先來看看那些主張「問問又何妨」的機會主義者。這套邏輯在商業談判或推銷術裏堪稱完美：主動出擊，廣撒網，把被拒絕當作常態，只要成功一次就是賺到。在他們眼中，開口要求換座，好比空手套白狼，成本為零。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：「你若不願意，說『不』就好了嘛。」

這句話聽起來無比豁達，但卻掩蓋了一個極度自私的盲點：他們將「試錯成本」完全轉嫁到了別人身上。

拒絕，真的沒有成本嗎？在人類的社交基因裏，拒絕一個當面的請求，往往需要調動極大的心理資源。尤其是對於許多性格內向、高度敏感或討好型人格的人來說，說「不」，更是巨大的煎熬。他們在開口拒絕的那一刻，大腦的杏仁核會瘋狂報警，伴隨着心跳加速與隱隱內疚感。哪怕這個座位明明是他們真金白銀、花費精力搶來的合法財產，在拒絕的那一瞬間，他們依然會產生一種「我是不是太冷漠了」的錯覺。

這就是機會主義者最狡猾的地方：他們口口聲聲說「拒絕沒成本」，實際上卻是對陌生人進行了一場道德綁架。更不要說，有些素質差的詢問者還會在被拒後陰陽抱怨，甚至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故意騷擾。這時，座位雖保住，卻糟心了一路。你管這叫沒成本？也因此，「有些事情，其實就不該開口」。

這句話背後，是現代文明社會寶貴的邊界感。公共空間裏的最高級教養，不是隨時隨地散發熱情，而是盡可能不給別人添麻煩。火車票實名制且對號入座，本身就是一種清晰的契約。你為了能和家人朋友坐在一起，理應付出提早規劃、準時搶票的代價，否則就要接受分開坐的現實。而不是把彌補自己失誤的希望，寄託在剝奪他人合法權益的基礎上。

當我們說「不該開口」時，並非人情冷漠，而是基於一個常識：沒有人有義務為你的需求埋單。特別是那些拿着中間座位或過道座位，去要求換別人靠窗座位；甚至拿着二等座企圖換人家一等座的「降級交換」，這不叫換座，這叫「明搶」。為了成全私慾，去要求別人讓步，把左右為難的選擇題硬塞給陌生人，這也不叫機會，這叫「巨嬰」。

當然，世事無絕對。我們不能把所有換座請求都一棍子打死。如果是一位帶着嬰兒手足無措的單親媽媽，或是一位腿腳不便的老人，這時的換座請求，往往會喚起人們本能的惻隱之心。又或者，你拿着一個平等、甚至更優質的座位去詢問，並且在對方哪怕有一絲猶豫時，立刻真誠地表示「沒關係，不方便就算了」，這或許還在可接受的社交範圍內。

說到底，這場換座博弈折射出的是不同人對待世界的態度。有人習慣了向外索取，臉皮開路；有人習慣了向內約束，懂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。而願，卑鄙不要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，高尚更不要成為高尚者的墓誌銘。

克制與細節同在

信而有征 劉征

《唐頓莊園》第二季第四集當中有兩個十分令人難忘的情節。

一個是關於運鏡的，在一個亂糟糟的房子裏，女主人走進來了。但是，這個鏡頭並沒有追着她跑，而是轉到左手邊，那裏站着這個房子的男主人，Grantham伯爵。就在這個轉場，出現了一個了不起的運鏡。鏡頭沒有直接從一個人過渡到另一個人——你知道，這樣做未免惹人掃興。就好像一個有關於追逐的工作尚未完成，卻忽然被打斷了，只因為導演要開始講另一個人的故事。

所以，這裏產生了一個令觀眾情感斷裂的危險。強行讓鏡頭那樣平移過來，就會給人以粗糙、魯莽的感覺。且作為一個長鏡頭，它在意義上也是不連貫的。

可是，面對這個難題，攝像並沒有簡單地平移鏡頭。他在女主人公向右走去，即將消失在樓梯口的時候，接上了一個女護士。這個女護士是來他們家照顧傷員的，因為這時候是戰爭期間，這座房子被主人慷慨地拿來接待無處可去的受傷士兵。無論如何，我們看到從女主人消失的地方，接上了一個正在行動的人，她向左走來了。然後，我們就看到一身戎裝的男主人。這是多麼細膩的運鏡。就好像運動不止，生生不息，而整個畫面都因此成為一體的。其實，只要我們略微想一下，就知道這個運鏡是有意為之，其目的無非是製造一種流暢感。

除了這個令人感動的細節，這一集還有另一處動人的情節。此事發生在這一集的結尾，我們看到一個久違的人Matthew，他是這家大女兒的心上人。他已經失蹤很久了，或許是被敵軍俘虜了，也可能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負傷了。總之，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直到這天晚上，這個莊園正在為傷員組織聯歡會的時候，這個失蹤的可人兒忽然出現，就出現在他愛人的對面，從那扇他曾無數次走過的大門走了進來。他的愛人立刻就看到了他，並且激動地呆住了。

沒錯，就是呆住了。不是激動地流下了眼淚，也不是跑過去一把把他抱住。其實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她完全有理由這樣做。而且還會把劇情推向一個高潮，畢竟人人都喜歡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戲碼。但是沒有，她就那樣呆呆地站着，即便是恢復了神志，她也依然保持着淑女的矜持，直到這位愛人走過來，與她一起合唱了一首歌，就好像這是他們為了今晚的演出而故意這樣安排的。可觀眾都清楚，那令人如此感動的場景乃是一個天賜。謝天謝地，他回來了。但是，因為這個克制的行為，單純的浪漫都混雜着莊嚴。

於是，前面所提到的那個運鏡，如此貼心，就好像很怕打斷觀眾對故事本身的感知。這裏接上男女主人公的重逢，依舊如此克制，這實際上是同一種情感。一種於波瀾不驚當中製造波瀾壯闊的修辭，這實在是不容易的。我們知道，細節往往造就極致，就好像事實比雄辯更可靠，而事實就是要靠細節來堆砌。但是，一旦一種極致的表現恰好表現的是克制本身，它就中和了極致的極端性，因為克制向來不走極端。這樣一來，這該死的平靜就如同一座活火山般，在爆發與未爆發的中間搖擺，並憑空生出許多故事來。

還有比這種永遠的不穩定更具生命力的嗎？這組運鏡和情節的搭配太妙了。